

# 二十年前,那个未曾谋面的楠溪江女孩

陈章寿

我与“楠溪江”远隔千山百水。第一次听到“楠溪江”的名字,看到一份反映楠溪江的挂历,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。当时,我听着同事们有关楠溪江的介绍,翻阅着带有一些油里香味的铜版纸,脑海里曾经对它有好奇和向往的念头。但这个念头就像过眼烟云,稍纵即逝了。后来,因为出现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学生,我的生活又与楠溪江系在一起。

大概是一九八七年,有一天,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永嘉农村的信。我首先是一愣,心里想,我在永嘉没有亲戚呀?等到看完信的内容,才明白。原来,不久前,我的单位根据省里有关部门的安排,接受了对部分贫困山区孩子“结对助学”的任务。我回家商量后,第二天就递交了愿意参与这个活动的申请。

信是以一个小学生的口吻写的,文字不多。字迹又好像是由家人写的。内容是:钱收到了,向你表示感谢;家里房子破旧,有七个哥哥,其中最大的两个已经三十出头了,仍然没有找到对象;写了具体的地址和名字,未注明年级、年龄。

据判断,这个小学生大概是一个读四、五年级的女孩子。我轻轻地合上信纸,微微闭上眼睛。此刻,我的脑海里似明似暗地浮现出一个遥远的小山村。一幢用石块砌筑的低矮房屋,被几根已经有些倾斜的木头柱子和一扇摇晃的板门勉强支撑着。一串大小不等的男人,齐整整地像一组俄罗斯套娃,或从小到大,或从大到小,不时地出现在门庭内外。一个女孩子背着一个书包从学校回家,但没有读课文、做作业,而是赶紧卷起袖子,坐在母亲身旁摘毛豆、洗衣服……

下班后,我把信带到家里,递给妻子看。我解释说,这个孩子不是选择得来的,而是中奖得来的。我妻子看了信,迟疑了一下,然后说,不管怎么样,既然明确了资助对象,你就该马上给她回一封信、给她一个鼓励、再给她寄一点钱!

我给她汇了钱,附了一封信。希望她好好学习,学会自己写信,到学期结束时告知成绩。如果方便,请寄上一张照片。

当年春节前后,我收到了这个女孩子的一封信。信是她自己写的,笔迹稚嫩。她说:“有你这样一个叔叔,我感到很高兴。我想读书,想走出大山,但家庭的条件实在太差……我的信心不足、力量也不足,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做……”

我捏着信纸,陷入了深深的沉思。我想,这是怎样的一份充满善良而又无声的自责?这是怎样的一种存于内心的失望和一种遥不可及的期盼!我从她的信里,看到了一张天真活泼又带有几分忧愁的脸,体会

到了一颗充满希望而又倍感无奈的心。随信而来的,还有她的一张照片。她说,照片是在父亲陪伴下到镇上去拍来的。照片上的她,剪了一个男孩子的发型;两只眼睛大大的。她的脸上洋溢着笑容,却隐藏了几分女孩子的胆怯;她的表情是大方的,但也没有掩饰住少女的一种羞涩。我把照片拿给妻子看。妻子看了一眼,叹了一口气,说,这个女孩子看上去眉清目秀,如果能够给她换个环境、换套衣服,就不会像捡火柴的那个女孩,而是一个聪明伶俐、活泼可爱的小公主了。

此后,这个女孩如一根细细的丝线,把我的心与梦幻中的小山村连在一起。有时候,我偶尔经过学校的门前,听到从里面传出来的朗朗书声,眼前就会浮现出那个女孩子的朦胧身影——她正背着小书包淌过清澈的溪水,走在上学的山道上;有时候碰到从温州、永嘉出差回来的同事,我也会突兀地发问,你们去了楠溪江没有?

这样平静地过了二、三年。期间偶尔通信,我也根据她的要求,寄去了一张照片。

大概是一九九〇年,有一天,我从六楼的办公室里走出来,看见走廊东端的一个角落里站着一位陌生的小伙子。小伙子的神情有些漠然,好像心事重重。他将胡子剃得光光的,但仍然能够看到一些青根。他的右手夹着一支卷烟,烟头上冒着一丝弯曲的白雾。我多管闲事,走过去问,你找谁?他向我看了一眼,却没有回答。我觉得此人的行为有点古怪,就来了兴趣,提高了警惕,继续追问,你究竟找谁?到这里来干什么?他吸了一口气,向我射来一道和煦的眼光,随即噙动了厚厚的嘴唇。令我万万没有想到,他居然一字不差地报出了我的姓名。

我一阵愕然,不敢相信他是一个神仙还是一个侦探?心里霎时紧张了几分。不过,我再次细致看他时,他仍然显得有些局促不安。我估计他是针对我来的,但没有恶意,就把他领进了办公室。从简单的交谈中,我得知他就是永嘉县那位女孩子的一个亲哥哥。

中午时分,我在食堂里给他安排了一餐午饭。吃饭间,他客气地说,谢谢你几年来的支持。我的妹妹已经初中毕业了。根据家里的实际情况,父母亲考虑不再让她继续读高中,打算带她去黑龙江某个林场学裁缝。

我一时无语!

沉默了一会后,我说,这很可惜。她的学习成绩不错,也有上进心。几年前,我已经与妻子商量过了,愿意资助她读书到大学毕业。他顿了顿,用右手揉了揉脖子,低着头,似自责地说,将心比心,你们也是工薪阶层啊……

他回去了,好像走得很简单,却给我留下了一连串的疑问。我想,他的父母亲不让她读高中的决定,不是一时兴起的决定,而是一个经过一段时间思考的决定。在这段酝酿未定的时间里,这个女孩难道一直被蒙在鼓里?她知道父母亲的这个决定后,为什么不给我写一封信?难道是一时糊涂?难道是争取无效?难道是勉强接受?难道是自己也不想读书了?我也想,这个女孩子不写信,他的哥哥可以帮助写信啊。他的哥哥不写信,却赶到杭州来,是专程来的还是顺路经过的?是来征求我意见的还是来向我通报决定的?是来当面感谢的还是来侦察我经济实力的?是一个人来的是已经将暂时留置在杭州火车站等待事后一起出发的……

我希望有一天,能够收到这个女孩子亲自写的一封信,试图解开其中的迷惑。可是,从此之后,她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。照例,我可以打个电话或者写一封信去询问。但她的家里没有电话,她的村里也没有。她写给我的几封信,在一次搬家的过程中被我意外丢失了。我只记得她姓“陈”,双名,名字的后面是一个“英”字。她的家在岩头镇某个村,村名中好像带有一个“坑”字。

一九八七年至今,匆匆二十多年过去。她从一个豆蔻少女步入了不惑之年,我也从一个小青年变成了两鬓斑白。在这期间,因为出差,我曾几次到过温州、到过永嘉,也顺路走过楠溪江景区。在瓯江之南,我住在一个几十层高的宾馆里,俯瞰对江清水埠的筒晒街景;在瓯江之北,我住在一个五层楼高的旅馆里,仰望对江温州城区的绚丽灿烂。每到此时,我就会想起这个女孩子,记挂她眼前在干什么?有没有住上新房子?几个哥哥是否成家等?走在温州市区或永嘉县城,我留意过街头一些年龄相仿的女人;走进永嘉的农村和景点,我留意过身边的一些村姑和大嫂……我像在浩瀚的大海里打捞一根沉睡的绣针,在空旷的天际里捕捉一颗飘摇的沙尘。然而,众里寻她千百度,她却不在灯火阑珊处。

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,我随“再现楠溪江”全国知名作家采风团到了永嘉,住在瓯江北岸的梦溪大酒店。傍晚,我走出酒店,沐浴在和煦的晚风里,徜徉在水车马车的阳光大道边,漫步在舒适恬静的防洪大堤上,听瓯江潮声此起彼伏,看两岸灯火交相辉映。如果

说昔日的瓯江南北曾经是城市与农村的不同写照,那么今天的瓯江南北已经浑然一体。其美、其景可与珠江两岸媲美、可与黄浦江两岸斗艳。

在几天时间里,我随团走访了屿北、林坑、苍坡、芙蓉等古老的村落。所到之处,领略了山水和人文之美,看到了挂在老百姓脸上的笑容和刻在他们骨子里的自信。我在这些村落逗留的时间不长,但看到的一草一木,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。其中,记忆最深的是林坑。

林坑地处楠溪江上游。这个已有七百多年历史的村庄,目前只有一百三十多户人家,五百多人口,如散落在青山怀抱之中的一颗珍珠。村坊的平面布局像一只从大海闯进山谷的“海马”。“海马”的头向里,尾在外,静谧地躺着。一条小河自上而下从村里穿过,像一根动脉,给这个村庄注入了顽强的活力。小河的上游穿过“海马”的头部,把头部劈为一个“Y”字形。建在河上的三座小桥像系在“海马”身上的三根皮带,把分散在小河两岸的民房连成了一个整体。小河在“海马”的胸膛上破口而出,沿着“海马”肚子、腿部的右侧款款而下,奔向了它的“母亲河”——楠溪江。

房屋,有砖木结构的,古朴庄重;有竹木结构的,精巧典雅。它们有的建在小河两侧,依山势而坐,鳞次栉比;有的建在小河一侧,插在树木苍翠的空间里,独享一方幽静。

在我的印象中,林坑不是那个女孩子所在的村庄。我之所以关注林坑,关注带有一个“坑”字的名字,是期望在某一个角落突然碰到已经长大的那个女孩,是期望生她、养她的小山村也能够像林坑一样,焕发出勃勃生机。我在林坑没有看到这个曾经的女孩子,但把这份思念留在了带一个“坑”字的地方。

在采风后期,我有幸参加在岩头镇丽水街举行的永嘉县“二〇一三年第二届中国·楠溪江山水文化旅游节”开幕式。开幕式现场人头涌动,喜气洋洋。我步入会场时,无意中看到了站在西南角不远处的一位中年妇女。这位妇女穿一条深色花纹的裙子,套一件浅绿色的短袖,脸带微笑,从容淡定,似乎与我意念中的那个女孩有几分相近。

我的血液一下子热了起来,心跳也随着加快。我壮了壮胆,大方地向她看了一眼。她好像也看到了我,微微一翘嘴角,避开我的眼光,把脸蛋转向右侧,腼腆地躲在了一个男人的身后。

我坐在凳子上,眼睛看着正面的舞台,心里却想着西南角的那位妇女,还不时地转过头去瞄一眼,又瞄一眼,总想在某个瞬间,逮到一个肯定的答案。开幕式刚结束,我就迫不及待地穿梭在人群中间,挨到了她

的跟前。在她的面前,我不敢正眼看她,而是假装在地上找东西,绕着她顺时针转了一圈。在转动的时候,我偷偷地关注着她的头、她的脸。偷偷吞枣地观察了一番后,我觉得她有点像,可又有点不像。我正在模棱两可的时候,她却一抬腿,转身走了。

我看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,深怕失去一次难得的机会,急得直跺脚。我挠头抓腮,在万般无奈之下,顾不得一个大男人的脸面,紧追几步就站到了她的面前。她一愣,向右跨了一步。我喘着一口粗气,忐忑地问,你姓陈?她一听,如临大敌,立即花容失色,又向后退了一步,慌张地盯着我的眼睛。我被她的眼睛盯得火辣辣的,瞬间就产生了后悔的念头。我在思考,我的出发点是不是过于单纯了,我的行动是不是过于冒昧了?我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,她却把目光移到我的身上,看到了我胸前挂着一张东西。这张东西就是我出席开幕式的一个符号。此时,她恢复了平静,坦然地对我说,我姓陈……

我一听,心里一阵激动,暗暗地想,果然是!如果再问一个事情,又被她确认的话,那就肯定无疑了。我接着问,你家里有七个哥哥吗?她听后没有反感,只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满脸生疑地问,您有什么事吗?我一想,心里又是一阵激动。我想,她既没有直接回答有,也没有直接回答没有,那么,答案肯定是有。我轻轻地揉了揉头发,显得有点难为情地说,我没有什么事,只想寻找一个人。她定了定神,用眼睛将我上下扫视了一遍,然后淡淡地说,我没有哥哥,只有一个弟弟……

呜呼,瓯江流水短,抑不住我的牵挂之长;楠溪江滩浅,拦不住我的思念之深。几十年来凝积在我心里的无限牵挂,如一炷燃烧着的清香随风飘荡。我猜测,现在的她,应该不会继续留在东北;应该是一位有儿女的母亲;应该是一个服装设计师、一位商场营业员或者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私企老板……即使仍然生活在农村,也应该过上了幸福的日子。

此文系在我县教育局供职的谷先生转交给编辑的。原标题为《情系小山村》,文章细腻感人。本报记者联系到作者,试图帮助他找到那位当年受其资助,且二十多年来,一直让他心心念念的楠溪江女孩时,陈作家在电话里说,我不想通过新闻报道的形式,只想单纯地缅怀这段往事。若跟女孩有缘,她能够看到这篇文章而联系我,如此甚好!

——编者



图文无美

时观人眼